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卷一

御史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侍讀學士臣吳璥

吳文正集

提要

臣等謹按吳文正集一百卷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録是集為其孫當所編永樂丙戌其五世孫爟所重刊後有爟跋曰文言集一百卷私録二卷皆大父縣尹公手所編類刋行於世不幸刻板俱燬於兵火舊本散落

雖獲存者間亦殘缺迨永樂甲申始克取家藏舊刻本重壽諸梓篇類卷次悉仍其舊不敢更改惟卷首增入年譜神道碑行狀國史傳以冠之但舊所缺簡遍求不得完本今故止將殘缺篇題列於各卷之末以俟補續云云則此本乃殘缺之餘非初刻之舊矣然檢其卷尾缺目惟十七卷徐君順詩序一篇五十四卷題趙天放桃源卷後一篇五十七卷

題約說後一篇又三十七卷濬南王先生祠
堂記末註此下有缺文而已所佚尚不多也
初許衡之卒詔歐陽元作神道碑及澄之卒
又詔揭傒斯撰神道碑首稱皇元受命天降
真儒北有許衡南有吳澄所以恢宏至道潤
色鴻業有以知斯文未喪景運方興云云當
時蓋以二人為南北學者之宗然衡之學主
於篤實以化人澄之學主於著作以立教故

世傳魯齋遺書僅寥寥數卷而澄於注解諸經以外訂正張子邵子書旁及老子莊子太元樂律八陣圖葬經之類皆有撰論而文集尚裒然盈百卷衡之文明白朴質達意而止澄則詞華典雅往往斐然可觀據其文章論之澄其尤彬彬乎吳當所編過於求備片言隻字無不收拾有不必存而存者未免病於稍濫然比亦南宋以來編次遺集之通弊亦不

能獨為當責矣乾隆五十四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吳文正集卷一

元　吳澄　撰

雜著

四經敘録

易伏羲之易昔在皇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伏羲之圖而其取用葢各不同焉三易

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没於方伎家雖其說具見於夫子之繫辭説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伏羲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於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于經端以為伏羲之易而後以三易斷之葢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

連山夏之易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

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或曰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其首艮故曰連山今亡歸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以坤乾為歸藏或曰黃帝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

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象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夫子作秦焚書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葢經二傳十也自魏晉諸儒分彖象文

言入經而易非古註疏傳誦者茍且仍循以逮于今宋東萊先生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字闕衍謬誤未悉正也故今重加修訂視舊本頗為精善雖於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於羽翼遺經亦不為無小補云

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為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于齊魯之間孝

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晁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間闕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為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内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為孔氏壁

中古文鄭冲授之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内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賾賾遂奏上其書今考傳記所引古書在二十五篇之内者鄭玄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為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以為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别見于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

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偽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目為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偽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即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偽

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註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偽書遼絶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為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為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為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壁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

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奥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畧無脫誤文勢畧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吴氏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為二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

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為名耳又曰孔傳并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也夫以吳氏及朱子所疑者如此顧澄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

信此二十五篇之為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
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為卷袠以别於伏氏之書而小序
各冠篇首者復合為一以寘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
因及其所可疑非潑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
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
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
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為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樂之歌
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

也故先王采以入樂而被之絃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於燕饗焉用之於會朝焉用之於享祀焉用之因是樂之施於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為是辭也然則風因詩而為樂雅頌因樂而為詩詩之先後於樂不同其為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義說詩既不知詩之為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益之鄭氏謂序自為一編毛公分

以寘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為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
序之非經本㫖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寘諸篇之
首也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
而詩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
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者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
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
載之謬澄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
明又嘗為之强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説而義愈晦是

則序之有害於詩為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為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為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間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既無從考據不敢輙為之紛更至若變風雖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為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葢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

時詩也皆異代之辭故處頌詩風詩之末魯頌乃其臣作為樂歌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係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豳風焉

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有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四經於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澄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

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据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辭況人名地名之殊或由語音字畫之舛此類一從左氏是也然有考之於義的然見左氏為失而公穀為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

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為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予奪未能悉當間嘗再為審訂以成其美其間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子意專以左氏為主儻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迹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甚欲因啖趙陸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至隨文生義以侮聖言

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為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共講焉

三禮叙録

儀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邱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勝大戴小戴及劉氏別録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別録為優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殘闕之餘獨此十七篇為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況其下者自宋王

文公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亦罕傳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緒正晚年欲成其書於此至惓惓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槀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禄弗逮遂為萬世之闕典澄每伏讀而為之惋惜竊謂樂經既亡經僅存五易之彖傳象傳本為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為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爻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為一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

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别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註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夫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於文義多所梗礙歷千數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吕氏於易始因晁氏本定為經二篇傳十篇朱子於詩書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為一以寘經後春秋一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剔出左氏經文併以列之臨漳於是易書詩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未為諸儒所亂者惟二

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八九矣朱子補其遺闕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為綱而各疏其下脫稾之後必將有所科別決不但如今稾本而已若執稾本為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記補傳分隸於其左也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於其間也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既幸而正而儀禮之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者

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所望於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而來至於今將百年然而無有乎爾澄之至愚不肖猶幸得以私淑於其書實受罔極之恩善繼者卒其未卒之志善述者成其未成之事抑亦職分之所當然也是以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叙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于篇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間以他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二

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為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為傳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黄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為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墜於地者蓋畧包舉而無遺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百世可知也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

力行下學而上達多學而一貫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末流不至為漢儒學者事也澄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尚敦勗之哉

儀禮逸經八篇澄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中霤禮

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為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註奔喪也中霤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

篇亦經刊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為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故特纂為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僅見於註家片言隻字之末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儀禮傳十篇澄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昬禮戴記則有冠義昬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

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為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粹為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為更定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為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共為傳十篇云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于禮家後人名之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秘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著于録畧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玄玄所註今行於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文公又為新義朱子嘗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

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為排觝訾毁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今仍存其目而考工記别為一卷附之經後云

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之註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

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頼之而存第其諸篇出于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残編斷簡會稡成篇無復銓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為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先生吕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别為記吕氏既不及荅而朱子亦不及為幸其大綱見於文集猶可考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

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指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為四書固不容復厠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為禮之正經亦不可以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為傳以附經後矣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

禮者九曲禮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間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為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

則以為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為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意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為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非但為戴氏之忠臣而已也

大戴記三十四篇澄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具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

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末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粹此記多為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為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膏華而此其查滓耳然尚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

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録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傳等書相出入非專爲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其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悮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俟好古博學之君子云

孝經叙録

孝經漢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

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為異隋經籍志孝經河間人顔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安國為傳劉向以顔本比古文除其繁惑而安國之本亡於梁至隋秘書監王邵訪得孔傳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講于人間漸聞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邢昺正義曰古文孝經曠代亡逸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得本送與著作郎王邵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炫遂以庶人章分為

二曾子敢問章分為三又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唐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之本至劉向以此校古文定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本近儒輒穿鑿更改偽作閨門一章文句凡鄙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為一章以應二十二之數朱子曰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信而孝

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荅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為此書多出後人傅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又曰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為本經其後乃傳文皆齊魯閒儒篡取左氏諸書之語為之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澄曰夫子遺言惟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真偽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竊詳孝經之為書

肇自孔曾一時問答之語今文出於漢初謂悉曾氏門人記錄之舊已不可知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古文孝經以為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劉向衛宏蓋嘗手校魏晉已後其書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經十八章而已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間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慎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又皆不合决非漢世孔壁之古文也宋大儒司馬

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誤亦據古文未能識其何意今觀邢氏疏說則古文之為偽審矣又觀朱子所論則雖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焉疑其所可疑信其所可信去其所當去存其所當存朱子意也故今特因朱子刊誤以今文古文校其同異定為此本以俟後之君子云

中庸綱領

程子謂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蓋嘗思之以首章而論之始言一理者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是

也中散為萬事者修道之教以至戒慎恐懼慎獨與夫發而中節致中和是也末復合為一理者天地位萬物育是也以一篇而論之始言一理者首章明道之源流是也中散為萬事者自第二章以下說中庸之德知仁勇之事歷代聖賢之跡及達道五達德三天下國家有九經鬼神祭祀之事與夫誠明明誠大德小德是也末復合為一理者末章無言不顯以至篤恭而歸乎無聲無臭是也今又分作七節觀之第一節首章言性道教

是一篇之綱領也繼而致中和中是性和是道戒慎恐懼是教也第二節二章以下總十章論中庸之德在乎能明能行能擇能守明其所謂道所謂教也二章說君子小人之中庸三章說民鮮能中庸四章說道不行不明五章說道不行由不真知六章說舜之大知能取諸人七章說能知不能守由不明八章說回之真知能擇能守九章說能知仁勇之事而不能中庸十章說子路問强以進其勇十一章言索隱行怪半塗而廢唯聖者

能中庸第三節十二章以下總八章論道之費隱有體用小大申明所謂道與教也十二章言道費而隱語大語小此說費隱由小至大也十三章言道不遠人十四章言素其位而行十五章言道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以上三章論費之小者也十六章言鬼神為德之盛此說費隱由大包小也十七章言舜其大孝十八章言無憂者文王十九章武王周公達孝以上三章論費之大者也第四節二十章以下總四章論治國家之道在人

以行其教也二十章説哀公問政在人又當知天二十一章説達道五達德三以修身二十二章言天下國家有九經以治國平天下二十三章説事豫則立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明知仁之事第五節二十四章以下總六章論明誠則聖人與天為一也二十四章言誠則明明則誠二十五章言至誠能盡性致曲能有誠二十六章言至誠可以前知二十七章言誠自成道自道故至誠無息二十八章言天地之道為物不貳生物不

測二十九章言大哉聖人之道茍不至德至道不凝三十章言愚而無德賤而無位不敢作禮樂宜於今及王天下有三重焉第六節三十一章以下總三章論孔子之德與天地為一也三十一章言仲尼之道同乎堯舜文武天時水土三十二章說至聖為小德川流三十三章說至誠為大德敦化第七節三十四章始之以尚錦惡文之著說學者立心為己為立教之方潛雖伏矣說慎獨之事不愧屋漏說戒懼之事以明修道之教之意

無言不顯明率性之道之意民勸民畏百辟其刑予懷明德明修道之教之效篤恭而天下平說致中和之效終之以無聲無臭說天命之性之極此蓋申言首章之旨所謂末復合為一理也今復述首末章之意以盡為學之要首章先說天命性道教為道統中說戒慎恐懼為存養慎獨為克治後說致中和則功効同乎天地矣蓋明道之源流也末章則先教次克治而後存養繼說其效終則反乎未命之天矣蓋入道之次序也此中庸

一本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學者所宜盡心玩味也

原理有跋

天地之初混沌鴻濛清濁未判莽莽蕩蕩但一氣爾及其久也其運轉於外者漸漸輕清其凝聚於中者漸漸重濁輕清者積氣成象而為天重濁者積塊成形而為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也天包地外旋繞不停地處天內安靜不動天之旋繞其氣急勁故地浮載其中不陷不墜岐伯所謂大氣舉之

是也天形正圓如虛毬地隅其中人物生於地上地形正方如博骰日月星辰旋繞其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而復左天之積氣為辰凡無星處皆是猶地之土也積氣之中有光耀為星二十八宿及衆星皆是猶地之石也日月五緯乃陰陽五行之精成象而可見者浮生太虛中與天不相係著各自運行遲速不等天左旋於地外一晝夜一周匝自地之正午觀之則其周匝之處第二日子時微有爭差蓋周匝而過之觀

天者定其濶狹名曰一度每日運行一周匝而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日三時有奇則地之午中所直天度始與三百六十五日以前子時初起之處合故定天度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有奇日亦左行晝行地上夜行地下晝夜一周匝但比天度則不及一度蓋日之行也與地相直處日月齊同無過不及而天之行也與地相直處一日過一度二日過二度三日過三度故歷家以日之不及天而退一度者為右行一度蓋以截法

取其易知爾天傾倚於北如勁風旋繞其端不動曰極上頂不動處謂之北極高出地上三十六度其星辰常見不隱以偏依於北方故曰北極下臍不動處謂之南極低入地下三十六度其星辰常隱不見以其偏近於南方故曰南極南北二極相去之中天之腰也謂之赤道日所行之道春秋二分正與天之赤道相直故其出沒與地之夘酉相當是以晝夜均平春分以後行赤道北夏至則去北極最近故曰日北至而其出沒與地之

寅戌相當是以景短而晷長晝刻多而夜刻少夏至以後又移而南至秋分則與赤道相直秋分以後行赤道南冬至則去南極最近故曰日南至而其出沒則與地之辰申相當是以景長而晷短晝刻少而夜刻多冬至以後又移而北至春分則又與赤道相直日極於南而復北則為冬至上年冬至至下年日道極南復北之時三百六十五日餘三時不滿故天度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有餘日道一周之時三百六十

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不足天度有餘日道不足故六十餘年之後冬至所直天度率差一度是謂歲差月亦左行猶遲於日一晝夜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蓋日行疾於月而退度不及天一度反若遲然月行遲於日而退度不及天十三度有奇反若速然日之行三十日五時有奇而歷一辰則為一月之氣月之行二十九日六時有奇而與日會則為一月之朔每月氣盈五時有奇朔虛六時不滿積十二氣盈凡五日三時不滿十

二朔虛凡五日七時有奇一歲氣盈朔虛共十日十一時有奇將及三歲則積之三十日而置一閏日之有餘為氣盈月之不足為朔虛氣盈朔虛之積是為之閏餘五星之行亦猶日月其行有遲速其行過於天則為逆其行與天等則為留其行不及天則為順日月五星之與天體相值也由北直南而從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而横截之謂之道月之行也二十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為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度是為望合

朔之時從雖同度横不同道若横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蝕對望之時從雖對度横不對道若横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蝕其蝕之分數由同道對道所交之多寡月朔後初生明時昏見于庚下明上暗象震上弦時昏見于丁下明已多而上猶暗象兑望之時昏見于甲全體皆明象乾望後初生魄時晨見于辛下暗上明象巽下弦時晨見于丙下暗已多而上猶明象艮晦之時晨見于乙全體皆暗象坤地西北高而多山東南下而多水

先天方圖法地乾始西北坤盡東南故天下之山其本皆起於西北之崐崘猶乾之始於西北也天下之水其流皆歸於東南之尾閭猶坤之盡於東南也天有四象地有四象日月天之用星辰天之體水火地之用土石地之體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日陽中陽月陰中陰星陰中陽辰陽中陰水柔中柔火柔中剛土剛中柔石剛中剛錯而言之則天亦有剛柔地亦有陰陽日陽也月陰也星剛也辰柔也水陰也火陽也

土柔也石剛也日火之精為夏之暑月水之精為冬之歲寒星體光耀為晝之明辰體昏暗為夜之晦水氣下注而為雨火氣外旋而為風土氣上蒸而為露石氣内搏而為雷人禀氣於天賦形於地耳目口鼻為首猶天之日月星辰也脉髓骨肉為身猶地之水火土石也心膽脾腎四臟屬天肺肝胃膀胱四臟屬地指節十二合之二十四有天之象焉掌文後高前下山峙川流有地之法焉物有飛走木草四類細分之十六飛飛者鴻鵠

鷹鶚之屬性之飛飛之性也飛走者鵞鷄鴨凫之屬情之飛飛之情也飛木者隹鳩燕雀之屬形之飛飛之形也飛草者蜂蝶蜻蜓之屬體之飛飛之體也走飛者蛟龍之屬性之走走之性也走走者熊虎鹿馬之屬情之走走之情也走木者猿猴之屬形之走走之形也走草者蟻蛇之屬體之走走之體也木飛者松栢之屬性之木木之性也木走者樟櫟之屬情之木木之情也木木者棫樸荆榛之屬形之木木之形也木草者楮榖木芙

蓉之屬體之木木之體也草飛者竹蘆之屬性之草草之性也草走者藤葛之屬情之草草之情也草木者蒿艾之屬形之草草之形也草草者菘芥之屬體之草草之體也陽本實陰本虛也陽為氣陰為精陽成象陰成形陽主用陰主體則陽反似虛陰反似實是不然天之積氣雖似虛然其氣急勁如鼓皮物之大莫能禦故曰健曰剛曰靜專曰動直則實莫實於天地之成形雖似實然其形疎通如肺氣升降出入其中故曰順曰柔曰

靜翁曰動闢則虛莫虛於地然則陽實陰虛者正說也陽虛陰實者偏說也

往年因郝仲明見問一時答之之辭如此聽者不能悉記吾言故命史從旁書之皆先儒之所已言非吾之自言也有人傳録以去題其名曰原理殊非吾意今廬陵士郭成子又逐節畫而為圖可謂有志然此特窮理之一端爾人之為學猶有切近於己者當知所先後也泰定丁卯六月朔臨川吳某識

邵子叙録

邵子書今所校定謹第其目如右其一皇極經世書十二卷為書六十二篇附之以觀物外篇二其二漁樵問荅一卷為書二十二章附之以遺文六其三伊川擊壤集二十卷為詩千四百九十八首附之以集外詩十三後録一卷曰正音者先生之父天叟所作曰辯惑者先生之子伯温所述先生之學窮理盡性至命者也孔子以來一人而已吾友夏幼安蓋嘗味先生之言而有發

馬是書嗜之者鮮傳之者謬誤最多乃爲整齊其篇章文字幼安命工刻版以與世之學者共觀是書者誠能因其言得其意則象數皆備於我賛化育參天地可也書云乎哉

太玄叙録

揚子雲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易之數乃

天地造化之自然一豪知力無所與於其間也㒷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之屬雖流而入於伎術尚不能外乎易之為數子雲太玄名為擬易而實則非易矣其起數之法既非天地之正又强求合於歷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踦贊以當半日又立一羸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子雲此書未能見重

於當時後世雖有好者亦未可謂大行也宋大儒司馬公愛之甚嘗有集註晚作潛虛以擬之以邵子範圍天地之學卓絶古今之識而亦稱其書要之惟朱子所論可以為萬世之折衷本經八十一首分天玄地玄人玄三篇葢擬易之上下經經後十一篇則擬夫子之十翼而為太玄之傳晉范望始依周易彖傳象傳附經例升首辭於經贊之前散測辭於各贊之下首測兩篇之總序無從而附則合為一以寘經端其牽綴割裂無復成

文殆有甚於易經者易經有晁氏呂氏定從古本而朱子因之故今於此書亦俾復舊而第其目如右兼以讀經者病其揲法不明驟觀未易通曉復為之別白其辭以著于後雖非顧為後世之揚子雲亦欲使後之學者知前人之作不可以已意妄有易置揲法言序篇監本共為一篇繼十三篇之末今本亦如書之小序各冠篇首併為考正於子雲之書蓋不無小補云

東西周辯

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昔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于郟鄏周公相成王宅洛邑營瀍水東澗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又謂之東都實郟鄏於今為河南又營瀍水東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為洛陽自武至幽皆都鎬京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又嬖褒姒生伯服欲立之黜宜臼申侯以鄫及犬戎入寇弒王諸侯逐犬戎與申侯共立宜臼是為平王畏戎之逼去鎬而遷于東都平

以下都王城曰東周幽以上都鎬京曰西周此以前後
建都之殊而名也自平東遷傳世十二而景王之庶長
子朝與王猛爭國猛東居于皇晉師納之入于王城入
之次月猛終丏及踰半朞而子朝又入王辟之東居于
狄泉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狄泉曰東王越四年
子朝奔楚敬王雖得返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
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
續周公之官職是為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

而東西周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是為東周惠公父子同謚以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凡則仍襲父爵居于王城是為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為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為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靚以上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遷于西周即王城舊都也史

記云王赧時東西周分治今按顯王二年已分為二不待此時矣其後西周武公卒子文君嗣王五十九年秦滅西周西周公入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年周民東亡秦遷西周公於𢠸狐聚又六年秦滅東周遷東周公於陽人聚此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為西周對洛邑為東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之中以王城為西周對成周為東周而言也大槩周三十六王前十有二王都鎬京

中十有三王都王城王城對鎬京則鎬京在西而王城在東其東西之相望也遠季十王都成周赧一王都王城王城對成周則成周在東而王城在西其東西之相距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後以西周稱夫周未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都而名王則或東或西東西之名繫乎公不繫乎王也邵子經世書紀赧王為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而西周公無聞焉則直以西為王東為公矣知東之有公而不知西之亦有公也知王之

在西而不知赧以前之王固在東也戰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豈無意哉二周分治以來顯王慎靚王二代五十餘年王于東赧一代五十餘年王于西先東後西順其序也近有繆雲鮑彪注謂西周正統不應後於東周升之為首卷於西著王世次於東著公世次盖因邵子而誤者既不知有西周公且承宋忠之繆以西周武公為赧王别謚反以徐廣為踈是未嘗考於司馬貞索隱之說鮑又云赧徙都西周西周鎬京也嗚呼鎬京去

王城成周八百餘里自平王東遷之後不能有而以命秦仲曰能逐犬戎即有其地鎬之為秦已四百年于玆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之北虎狼所穴而王得往都于彼哉高誘注曰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辭𡉏明甚鮑注出高誘後何乃以西周為鎬京也乎鮑又云郟鄏屬河南為東周殊不思此昔時所謂東周也於斯時則名西周矣斯時之西周與鎬京郟鄏對稱西東者不同顧乃一之何與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夫鮑氏之於國策其用心甚勤而開卷之端不免謬誤如此讀者亦或未之察也與夾谷士常程鉅夫偶論及此二公命筆之遂為之作東西周辯

老莊二子叙録

老氏書字多謬誤合數十家校其同異考正如右莊平君所傳章七十二諸家所傳章八十一然有不當分而分者定為六十八章云上篇章三十二字二千三百六十六下篇章三十六字二千九百二十六總之五千二

百九十二字

莊氏書內篇蓋所自著外篇或門人纂其言以成書其初無所謂雜篇也竊疑後人偽作讓王漁父盜跖說劒入寓言篇中離隔寓言之半為列禦寇篇於是分末後數篇并其偽書名為雜篇以相淆亂云爾今既從蘇氏說黜其偽復以列禦寇合於寓言而為一篇庚桑楚以下與知北遊以上諸篇不見精粗深淺之不侔適謂之外篇可也夫莊氏書瓌瑋參差不以觭見之唯駢拇

胠篋馬蹄繕性刻意五篇自為一體其果莊氏之書乎抑亦周秦間文士所為乎是未可知也故特别而異之以俟夫知言之君子詳焉蘇氏所黜四篇亦存之以附其後或曰史記稱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當時去戰國未遠也而已莫辨其書之異同矣且其書汪洋恣縱乎繩墨之外而乃規規焉局局焉議其篇章得無陋哉曰得意固可以忘言將欲既其實而謂不必既其文歟也楊倞註荀卿書定其篇次讀者咸以

為當予於莊氏之書亦然

葬書叙録

葬書相傳以為晉郭璞景純之作內外八篇凡一千一百五十八字世俗所行有二十篇皆後人增以繆妄之說建安蔡元定季通去其十二而存其八亦既得之然就其所存猶不無顛到混淆之失惟此本為最善篇分內外益有微意雜篇二俗本散在正書篇中或術家秘嗇故亂之也此别為篇倫類精矣覧者詳焉

驛舟

壬寅秋官辦驛舟遣送上京師舟一日或一易或再易或三易其易也得一舟設飾完美從者輒有喜色遇一舟設飾敝惡從者輒有愠色予心笑而諭之曰舟雖甚美所寓止一二時若三四時久則半日又久則一宿斯去之矣雖甚惡亦復如是奚以喜愠為也夫喜也者非以其有益於已而喜愠也者非以其有損於已而愠也而一時之情自不能以不然噫人之寓此世亦猶寓此

舟耳多者百餘年少者數十年驟革而數遷倏來而忽往何常之有哉而乃以目前之所值移其胷中之喜愠者何也九月二十五日午時舟中書時已過新安驛未至呂梁驛

吳文正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卷二

御史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吳鼎雯

吳文正集卷二

元 吳澄 撰

答問

答張恒問孝經

問孝經何以有今文古文之别曰黄帝時倉頡始造字周宣王時史籕因倉頡字更革為大篆秦始皇時李斯因史籕字更革為小篆倉頡字謂之古文秦人以篆書

繁難又作隸書取其省易專為官府行文書而設自此人趨簡便習隸者衆習篆者寡公私通行悉是隸書經火於秦而復出於漢當時傳寫只用世俗通行之字武帝時魯共王壞孔氏屋壁得孔鮒所藏書禮及論語孝經皆倉頡古文字後人稱漢儒隸書傳寫之經為今文以相别異云爾古文書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事不及施行安國没後其書無傳東萊張霸詭言受古文書成帝徵至校其書非是漢志所載武成之辭即張霸偽古文

書也東晉梅賾於伏生今文書外增多二十五篇今行於世果真孔壁所藏者乎古文禮五十六篇内十七篇與今文儀禮同餘三十九篇謂之逸禮鄭玄注儀禮記屢嘗引用孔穎達作疏之時猶有後乃燬於天寶之亂古文論語二十一篇與魯論語齊論語爲三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與今文孝經爲二魏晉而後不存隋人以今文孝經增減數字分析兩章又僞作一章名之曰古文孝經其得之也絶無來歷左驗隋經籍志及唐開

元時集議顯斥其妄邢昺正義具載詳備可考司馬温公有古文孝經指解益温公資質重厚於孝經今文尚且篤信則謂古文尤可尊也而不疑後出之偽朱子識見高明孝經出於漢初者尚且致疑則其出於隋世者何足深辨也而刊誤姑據温公所注之本非以古文優於今文而承用之也恒又問孝經果可疑乎曰朱子云孝經出於漢初左氏未盛行之時不知何世何人為之也竊謂孝經雖未必是孔門成書然孔鮒藏書時已有

之則其傳久矣禮家有七十子後弟子所記二戴禮記諸篇多取於彼其間純駁相雜公穀左氏等書稱道孔子之言者亦然孝經殆此類也亦七十子之後之所為爾中有格言朱子每於各章提出而小學書所纂孝經之文其擇之也精矣朱子曷嘗盡疑孝經之為非哉學者豈可因後儒之傅會而廢先聖之格言也

評鄭夾漈通志答劉教諭

通志刊於壬子癸丑間張容谷守莆胡石壁所囑竹

溪先生嘗詩之苦泉序文久不復記憶庸齋之序大槩謂真知者德性之知多知者見聞之知使及伊洛之門相與切劘格物之學則博歸於約矣但夾漈之論以為名物度數難通而理易窮又謂無義之理理之真有義之理理之失多義之理理之妄庸齋主伊洛之學故其序如此

此與化余文書中語效蒙繳示且教之曰立言難知言蓋亦不易庸齋序筆頗覺意向異同夾漈所云

義理三言還亦安否澄不敢虛辱厚意謹評之如左

是正幸甚

儒者之學分而三秦漢以来則然矣異端不與焉有記誦之學漢鄭康成宋劉原父之類是也有詞章之學唐韓退之宋歐陽永叔之類是也有儒者之學孟子而下周程張朱數君子而已夾漈記誦者之學也而亦卓然有以自見於世論者因其所長而取之可也庸齋惜其不及伊洛之門相與切劘格物之學而反博於約其意

固為忠厚然在昔游伊洛之門而不得其學者亦衆矣使夾漈生於其時講於其說其反博而約也可必乎況夾漈之博初非顔子之博何遽能一反而至於約哉庸齋號為主伊洛然觀其言則於伊洛格物之説蓋未之有聞也知者心之靈而智之用也未有出於德性之外者曰德性之知曰聞見之知然則知有二乎哉夫聞見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

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内之知致此儒者内外合一之學固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内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本於内而無事於外也今立真知多知之目而外聞見之知於德性之知是欲矯記誦者務外之失而不自知其流入於異端也聖門一則曰多學二則曰多學鄙孤陋寡聞而賢以多問寡曷嘗不欲多知哉記誦之徒則雖有聞有見而實未嘗有知也昔朱子於大學或問嘗言之矣曰此以反身窮理為

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致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彼以狥外誇多為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夾滌惟徒知其物而不覈其實也故以無義之理為理之真夫凡物必有所以然之故亦必有所當然之則所以然者理也所當然者義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之有義猶形影聲響也世豈有無義之理哉理如玉之膚也有旁通廣取其義不一而足者是以聖人之學必精義而入神今以多義為妄

有義爲失而以無義爲眞然則聖人精義之學非與告

子外義之見是與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

其數祝史之事也名物度數者如稱之有銖兩度之有

尺寸也有目者類能辯之至於理則得其皮者未必得

其肉也得其肉者未必得其骨也得其骨者未必得其

髓也今曰名物度數難通而理易窮烏乎何其不思之

甚哉雖然此古今記誦者之通病也而吾於夾漈何

尤

答吳適可問

吳適可問近有學官敎請鄉寓公充學賓其書辭云古制鄉學嚴事大賓以象三光何也

曰古者鄉大夫行鄉飲酒於鄉學以賓禮興賢者能者而升其書於天府擇其最賢者為賓其次為介此以德選不以齒論其齒雖在衆賓之下而其坐席則在衆賓之上賓介之外為衆賓則序以齒衆賓之中齒最長者三人升階拜受爵者為三賓三賓之外則不拜受爵蓋

三賔者德在賔介之下而齒在衆賔之上者也鄉飲酒之禮天下之達尊三各有所尊焉賔介尊其德也三賔尊其齒也僎坐於賔之東主之北尊其爵也

問以象三光何也

曰此鄉飲酒義之文也葢七十子以後之儒所作其言不足據釋三光者曰日月星然其上文云賔主象天地介僎象日月三賔在賔介之外而又曰象三光其義重複故注家不以日月星釋三光而釋曰三辰者葢避重

複也

問學之有賓何也

曰賓與主對者也敵體相見居者為主至者為賓先代之後天子所不敢臣曰賓丹朱為虞賓微子作賓於王家是也他國之大夫諸侯所不敢臣亦曰賓燕禮歌鹿鳴而詩之序曰燕羣臣嘉賓蓋本國之臣曰羣臣它國之臣則不敢臣之而曰嘉賓是也賢能將進用於上鄉大夫所不敢民亦曰賓行鄉飲酒之時所立賓介是也

古者公卿大夫致仕而居於鄉者曰鄉先生鄉人飲酒則爲僎諸侯之君失地而寄於他國曰寓公國君待以客禮然則後之所謂學賓者葢兼取以上數條之義謂郡縣之官與師不敢以民庶徒友待之者也

丁巳鄉試策問 三首

問昔在有虞伯夷典禮后夔典樂逮至成周宗伯司樂悉屬春官周道衰微禮樂在魯韓起得見周禮季札得觀周樂周之經制破壞於秦漢定朝儀雜采秦制魯兩

生謂禮樂百年而後可興故文帝謙讓未遑至於武帝而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然古制不復君子不無憾焉天佑國家光啓文治學校盛貢舉行禮樂之興於其時矣厥今璣衡歷象太史掌之輿圖職貢秘書掌之至精至詳度越千古獨太常禮樂尚循近代之遺伊欲大備皇元之典若之何而為禮若之何而為樂必有能明制作之本意者庶幾有補於明時若曰事得其理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苟得其本何以文為禮云樂云度數

聲音云乎哉淪於高虛流於苟簡則非有司之所願聞

二

問古昔聖人用刑政以治天下立法制以傳後世周官所掌則有刑典呂侯所命則有刑書漢繼秦後首定律令蓋惟邦憲之重民命所關苟無條章可以遵守則姦胥黠吏以意重輕刑罰不中民無措手足矣律十二篇歷代承用䟽義雅與與三禮相經緯或言律是八分書者蓋有所見伊洛大儒深然其說豈道德之士於律亦有

取與或言讀書不讀律者葢有所識及其釋經輙引律文豈文章之士於律亦不廢與當今斷獄用例不用律然斷例合天理當人情與律奚異豈陽擯其名陰用其實與或欲以今例古律參合為一或又謂例即律律即例有例固可以無律然與否與實興之賢能皆識時務之俊傑其悉意以對有司將以復於上

三

問賞以勸善罰以懲惡賞貴乎信不信則人不懷罰貴

乎必不必則人不畏古昔聖人仁如天地亦不能無刑而治刑之所加有宥無赦流宥五刑情輕者宥之而已眚災肆赦過誤者始或赦之逮至呂侯所命五罰皆赦非過誤者亦赦之何歟魯肆大眚春秋示譏豈眚之小者可赦而大者不可赦歟楚有星害其臣勸之修德修德豈無他事而必以降赦為德何歟諸葛為相國以大治其果不赦之效歟王仲淹云無赦之國其刑必平豈數赦所以惠姦歟賢能明於古今達於刑賞願聞至當之

說

答王參政儀伯問

澄自寄孔齋記後未由嗣致起居之問一子二孫來歸能言吉履知遂閒適之樂不勝喜幸二月二十一日得去冬十月五日所惠翰教啓誦如獲面覿細玩副墨所問四條嘉嘆罔已别墅從容養親讀書深造詳究能儒流之所不易能斯道不孤關係非小知至而至之知終而終之老夫日有望焉四條之說聊據鄙見陳之以達左

右耄耋荒耗愧不周悉倘有未然願更附便示及

問目凡四

第一節朱子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此言當矣但謹按朱子曰以下朱子之言間有未瑩者執事已自能知之今不復再言欲下實工夫惟敬之一字是要法然中庸先言戒慎所不睹恐懼所不聞而後言慎其獨此是順體用先後之序而言學者工夫則當先

於用處着力凡所應接皆當主於一心主於一則此心有主而闇室屋漏之處自無非僻使所行皆由乎天理如是積久無一事而不主一則應接之處心專無二能如此則事物未接之時把捉得住心能無適矣若先於動處不能養其性則於静時豈能有其心哉言不能詳即此推之循其先後之次而着功焉自見效驗至若平日讀書窮理其功又在此之先而皆以敬為之主也依小學書習敬身明倫之事以封

培大學根基此又在讀書窮理之先者

第二節周子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之說讀者不可以辭害意葢太極無動靜動靜者氣機也氣機一動則太極亦動氣機一靜則太極亦靜故朱子釋太極圖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有流行也此是為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動靜以天命之有流行故只得以動靜言也又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機猶弩牙弩弦乘此機如乘馬之乘機動則

弦發機静則弦不發氣動則太極亦動氣静則太極亦静太極之乘此氣猶弩弦之乘機也故曰動静者所乘之機謂其所乘之氣機有動静而太極本然之妙無動静也然努弦與弩機却是兩物太極與此氣非有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便是非别有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機字是借物為喻不可以辭害意以冲漠無眹聲臭泯然為太極之體以流行變化各正性命為太極之用此言有病葢太極本無體用之分

其流行變化者皆氣機之闔闢有靜時有動時當其靜也太極在其中以其靜也因以為太極之體及其動也太極亦在其中以其動也因以為太極之用太極之冲漠無朕聲臭泯然者無時而不然不以動靜而有間而亦何體用之分哉今以太極之根柢造化者為體之靜陰陽五行變合化育者為用之動則不可元亨誠之通者春生夏長之時陽之動也於此而見太極之用焉利貞誠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陰之

靜也於此而見太極之體焉此造化之體用動靜也至若朱子所謂本然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此則就人身上言與造化之動靜體用又不同葢造化之運動極而靜靜極而動動靜互根歲歲有常萬古不易其動靜各有定時至若人心之或與物接或不與物接初無定時或動多而靜少或靜多而動少非如天地之動靜有常度也朱子以繼之者善為陽之動成之者性為陰之靜葢以造化對

品彙而言就二者相對而言則天命之流行者不息而物性之稟受者一定似可分動靜然專以命之流行屬陽之動性之稟受屬陰之靜則其言執滯而不通葢不可也至若中庸未發之中為體已發之和為用難以造化之誠通誠復為比言之長也未易可盡姑以吾言推之至若謂靜非太極之本體也靜者所以形容其無聲無臭之妙此言大非動亦一靜亦一即無動一靜一之可疑葢因誤以太極之本然者為靜

陰陽之流行者為動故爾太極本無動靜體用也然言太極則該動用靜體在其中因陽之動而指其動中之理為太極之用爾因陰之靜而指其靜中之理為太極之體爾太極實無體用之分也

第三節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圜丘夏至祭地北郊之方澤此二禮相對惟天子得行之天猶父也父尊而不親故冬至祀天之外孟春祈穀於郊亦於圜丘五時兆帝則於四郊亦惟天子得行之其他非時告天禮

之重者則亦謂之郊禮之輕者則謂之類言非正郊也有類於郊祀焉爾然亦惟天子得行之葢祀天之禮天子之外無敢僭之者地猶母也母親而不尊故惟北郊方澤一祭為至重其次則祭地於社北郊之祭天子所獨社之祭天子而下皆得行之母親而不尊故也天子之社謂之王社諸侯之社謂之國社大夫士庶人之社謂之里社此皆正祭除正祭之外天子諸侯或因事告祭重者於社輕者但謂之宜言非

正社之祭其禮與社祭相宜稱焉爾胡氏因不信周禮但見他書皆以郊社對舉而言遂以為天子祭地亦只是社祭而已不知天子之尊所以異於諸侯者有方澤祭地之禮為至重而諸侯不得行也

第四節古者天子祭七廟初受命之王為太祖其廟居中東三昭西三穆凡六廟東西之南二廟為禰為祖東西之中二廟為高為曾北謂之四親廟東西之北二廟祭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為二祧廟親四祧廟

二合之爲三昭三穆其有功德之王親盡廟當毀則
別立一廟於昭穆北廟之北謂之宗百世不毀與太
祖同周之文世室武世室是也合六祖二宗三昭三
穆則謂之九廟此天子之制也若諸侯則始封之君
爲太廟高曾祖禰爲四親廟是曰二昭二穆無二祧
亦無有功德之宗故其祫祭也但有時祫而無大祫
時祫者遷二昭二穆之主合祭於太廟也大祫者三
昭三穆二宗之外凡廟之已毀者皆得合食於太祖

之廟也大夫三廟初為大夫者居中曰太廟一昭一穆則祖禰也上士二廟惟祖與禰無太廟也中士下士一廟禰廟而已無祖廟也庶人無廟祭父於其寢而已中士下士之常祭但得祭禰若欲祭祖則於禰廟祭之上士欲祭曾高則於祖廟中祭之大夫欲祭祖以上則於太廟祭之古者惟天子諸侯有主大夫士無主祭則設席以依神而已伊川所制之禮大夫士皆有主皆得祭及高祖僭諸侯之禮也至若冬至

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則僭天子禘祫之禮矣故朱子初亦依伊川禮舉此二祭後覺其僭遂不復祭後世既無封建則斟酌古今之宜三品以上得如古之諸侯祭及四世但既無封國則不當有主六品以上如大夫禮七品如上士禮八品九品如中士下士禮如此庶幾近之朱子所謂二主者此言繼禰之宗子載其考妣二主以行爾所謂二主常相依則精神不分者言其考妣之精神當與神主相依不別立祠板之

類也於祫及其高祖者於謂由下而達於上也高祖本無廟若或立功於國君寵錫之則得合祭四代上及高祖大夫則祭於其太廟上士則祭於其祖廟中下士則祭於其禰廟以上始舉其大槩不及詳悉也或曰禮隨時制宜有損有益大夫士有主自伊川所定之禮始然亦無害於義但是有廟者有主其無廟者其主埋於墓所若欲追祭則設席依神而祭於有主者之廟況如今廟制皆非古則只當且因循伊川

所定之禮行之

答人問性理

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後只是陰陽二氣而已本只是一氣分而言之則曰陰陽又就陰陽中細分之則為五行五氣即二氣二氣即一氣氣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為之主宰也理者非別有一物在氣中只是為氣之主宰者即是無理外之氣亦無氣外之理人得天地之氣而成形有此氣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謂

之性此理在天地則元亨利貞是也其在人而為性則仁義禮智是也性即天理豈有不善但人之生也受氣於父之時既有或清或濁之不同成質於母之時又有或美或惡之不同氣之極清質之極美者為上聖葢此理在清氣美質之中本然之真無所污壞此堯舜之性所以為至善而孟子之道性善所以必稱堯舜以實之也其氣之至濁質之至惡者為下愚上聖以下下愚以上或清或濁或美或惡分數多寡有萬不同惟其氣濁

而質惡則理在其中者被其拘礙淪染而非復其本然矣此性之所以不能皆善而有萬不同也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别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汚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葢孟子但論得理之無不同不曾論到氣之有不同處是其言之不備也不備者謂但說得一邊不曾說得一邊不完備也故

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此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至若荀揚以性為惡以性為善惡混與夫世俗言人性寬性褊性緩性急皆是指氣質之不同者為性而不知氣質中之理謂之性此其見之不明也不明者謂其不曉得性字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此指荀揚世俗之說性者言也程子性即理也一語正是鍼砭世俗錯認性字之非所以為大有功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最

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為所惑將謂性有兩種蓋
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故
曰二之則不是言人之性本是得天地之理因有人之
形則所得天地之性局在本人氣質中所謂形而後有
氣質之性也氣質雖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則一但氣質
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汚壊故學者當用反之
之功反之如湯武反之也之反謂反之於身而學焉以
至變化其不清不美之氣質則天地之性渾然全備具

存於氣質之中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能學氣質可變而不能汚壞吾天地本然之性而吾性非復如前汚壞於氣質者矣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所謂性理之學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理即當用功以知其性以養其性能認得四端之發見謂之知既認得日用之間隨其所發見保護持守不可戕賊之謂養仁之發見莫切於愛其父母愛其兄弟於此擴充則

為能孝能弟之人是謂不戕賊其仁義禮智皆然有一件不當為之事而為之是戕賊其義於所當敬讓而不敬讓是戕賊其禮知得某事之為是某事之為非而不討分曉仍舊糊塗是戕賊其知今不就身上實學却就文字上鑽刺言某人言性如何某人言性如何非善學者也孔孟教人之法不如此如欲去燕京者觀其行程節次即日雇船買馬起程兩月之間可到燕京則見其宮闕是如何街道是如何風沙如何習俗如何並皆了

然不待問人今不求到燕京却但將曾到人所記錄遂一去挨究參互比校見它人所記錄者有不同愈添惑亂葢不親到其地而但憑人之言則愈求而愈不得其真矣

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歷家葢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順行不可筭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直處筭之因此後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船使風皆趨北其一船

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已之船如倒退南行然其
實只是行緩趕前船不着故也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
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
空盤一度鎮星之行比天稍遲於太虛盤中雖略過了
些子而不及於天積二十八个月則不及天三十度歲
星之行比鎮星尤遲其不及於天積十二个月與天爭
差三十度熒惑之行比歲星更遲其不及於天積六十
日爭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在太虛之盤

中一日行一周匝無餘無欠比天之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速相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行比天為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度最多今人不曉以為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木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

大率也

私試策問 見國朝文類

治天下之事多矣有司嘗考今古以為其事之大者十有二稽之古而不能無疑曷可行於今歟試因識時務者議之古者冑子有教何教乎師保有訓何訓乎顯中諸呂之謀亂與奮節甘露變故之後者孰優精忠於賢否混淆與抗疏朝廷草創者孰劣上書美蕣何謬歟醉入賦詩何迂歟顧聞所以得公族之道古者力役之外

何以有六相禹皐之外何以有十六相丞相欲斬二千石與置部刺史而相府不相干者孰非丞相欲斬戲臣與小臣加官而相府不相統者孰是蕭曹舊隙何以同心姚宋不同何以戮力嚴明寛厚何以相資善謀善斷何以相用醇謹相飭才何劣而係天下安危二十四考量何宏二黨交攻量何隘而為天下輕重二十餘年何才歟顧聞所以為宰相之道古者諫無官王事無闕後世置諫大夫世道不古御史為傳命記事果得乎御史為

平章按察果失乎擢補闕以增直臣氣謂諫議有諫臣
風者孰優以中大夫守東海諫官補刺史者孰劣守饒
州而給事不肯草制可法與除刺史而舍人封駁可嘉
歟顧聞所以得臺諫之道古者金馬承明之著作與中
書之官孰是尚書侍郎之起草與立學士之號者孰非
取譽於貞觀與德音除書者同乎齊名於元和與號大
手筆者異乎賜與宮錦與下詔而悍卒泣涕者孰賢贈
以玉帶與賜詔而王逵效順者孰勝顧聞所以得兩制

之道古者東觀禁中之名同乎弘文崇文秘書之號異
乎秘書府居於外何所始秘書閣藏於外何所因劉章元
成施讎周堪何官揚雄班固傳毅何職黄香盧植蔡邕
馬融與馬懷素褚無量何所顯乎賈逵丁鴻與張說徐
堅元澹何以名乎顧聞所以得館閣之道古者左右史
與内史何所殊大小史與外史何以異蘭臺掌圖籍與
禁中注起居孰優太史居丞相上與史館於門下省者
孰是三墳五典紀之何人春秋檮杌作之何氏章程必

付柱下元功必藏御史何意乎太史必職司馬科斗必職東家何見歟郤太宗觀史與郤文宗者孰賢郤張説託言與郤李德裕者孰智顧闇所以得史館之道古者㩦人廵省四方與椽史分制諸郡同乎刺史秩卑權重與州牧秩重權專異乎刺史揚州奏二千石罷與刺史冀州不察長吏者孰優不肯救火與不肯捕蝗者孰劣補職三百不以私撓設學校變風俗與真刺史者孰勝單造賊壘不毁淫祠破禨祥與三獨坐者孰負百城閫

風而震悚果賢乎奸贓望風而解綬果得乎顧聞所以得監司之道古者六官掌於司馬孰為將漢唐府衛孰為帥韓彭衛霍之功孰多靖勣光弼之才孰愈築臺簡注而上客何以誅設壇寵拜而椒房何以罰漢中可戰則戰非輕乎荊州可和則和非怯乎朝受詔夕引道與軍旅俎豆者孰是卯受命辰出師與廟堂朝歌者孰非請抗強晉而學春秋者何以有陳濤之奔輕裘平吳而文賦者何以有河橋之敗趙不敢東匈奴不敢寇愈於

毀其家以舒國難者乎胡不敢南突厥不敢顧愈於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者乎願聞所以得將帥之道古者渤海潁川之良果拜守相輙見問之功乎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豈側門侯進止之過乎由滎陽為田大夫與上蔡擢河南守者何如道不拾遺蟲不犯境與江陵反風不期伏虎者何似肥鄉之才何以稱益昌山陽之才何以美濫賞王戎何謂賢之不識真卿何以復國德化三異與忠信三善孰優民不敢欺與民不忍欺孰善願聞所以

得守令之道古者庠序學校之名同乎司樂學政學之制異乎六德六舞干戈羽籥之制何以殊禮樂詩書鄉司徒之教何以別置子弟員五十人而至百人千人而至二千人何以盛圜橋億萬計黌舍千八百室之與每歲課三科歲復增二科何以精國子三百人太學五百人四門千三百人又何以盛鹿鳴之歌燕室之琴舉成送尚書何以精博士弟子領於太常得乎國子監隸太常寺當乎舉司隸之幡與捄朱穆皇甫規者孰優拒朱

沘之亂與褒陳仲舉留陽城者孰勝敎宋修之書何以乎喉張顯之誣何因乎顧閬所以得學校之道古者選部有尚書何所始尚書有吏部吏部有侍郎何所自用人不分流品故有引强蹶張致相者何法官必取之法律而財賦必取之入粟補官乎選官清鑑與詳密者何如平允與請謁不行者何若山公啟事與二十年天下無遺才者孰優金背鏡與二十年留得人者孰是或無澡鑑或賢否雜進與曳白之譏孰非或較覈失實或

大納賄賂與市爪之譏孰劣願聞所以得銓選之道古者八元八愷誰之苗裔鄧虢毛原何所自出仕者世祿與三衙三衛之制何以殊崇德象賢與武選之較何以異多愍之夫三筮之才與元城之守節孰優細柳之屯朱崖之排與蕭育之賢孰優任太子洗馬太子庶子與校書郎博士弟子者孰勝任侍中司空為郎為中郎將者孰負父任與兄任孰賢族父任與宗任孰愈乎教子以諂者何故教子以容者何為或謂任子不通

古今果當乎或謂雜色入流者果宜乎願聞所以得任子之道若此十二事曷為而不戾於古曷為而可行於今其詳言之有司將以觀有用之學

吳文正集卷二